王蔚桦作品自选集

诺贝尔墓前的沉思

nuobeiermuqiandechensi

王蔚桦 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王蔚桦作品自选集

诺贝尔墓前的沉思

nuobeiermuqiandechensi

王蔚桦 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诺贝尔墓前的沉思 / 王蔚桦著. -- 贵阳 :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6.8
（王蔚桦作品自选集）
ISBN 978-7-221-13442-4
Ⅰ. ①诺… Ⅱ. ①王… Ⅲ. ①诗集－中国－当代
Ⅳ.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01561号

诺贝尔墓前的沉思——王蔚桦作品自选集
王蔚桦 **著**

出 版 人 苏 桦
责任编辑 黄 冰 杨 礼
书名题签 朱德荣
装帧设计 唐锡璋

出版发行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 址 贵阳市观山湖区中天会展城会展东路SOHO办公区A座
邮 编 550081
印 刷 贵州兴隆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270千字
印 张 18.75
版 印 次 2016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1-13442-4
定 价 3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十三岁的小兵王蔚桦



▲ 大学一年级



▲ 两个小战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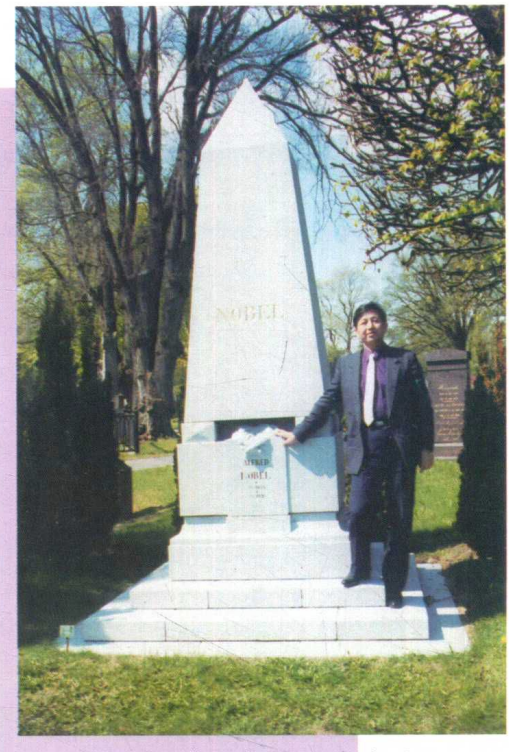
▲ 一九五〇年，王蔚桦作为学生代表在群众大会上讲话。



▲ 一九五四年，侦察兵王蔚桦在站岗。



▲ 初上岗的随军记者



▲ 王蔚桦在诺贝尔墓前



▲ 一家三口



▲ 与袁华等老友郊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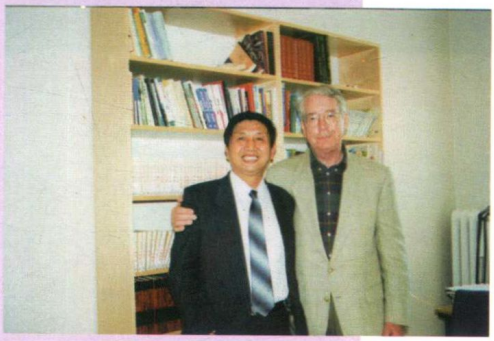


▲ 与著名词人庄奴先生游西江千户苗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 看望生病中的恩师，中国作协常委副主席冯牧。



▶ 任教瑞典期间，受邀与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交流中国文学现状。



◀ 王蔚桦和他的瑞典学生



▲ 与老友刘宝静参加十集电视剧《远山晴朗》首播仪式





◀ 王蔚桦为青年作家冯飞的长篇小说《大清血地》解除禁令，宴邀贵州省政协主席及副主席、贵州省委统战部部长、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贵州日报总编辑等人审读作品。



▶ 王蔚桦与老战友刘建康采访贵州省长王朝文



◀ 参加贵州省政协主席龙志毅作品讨论会



▶ 老战友王显来参加开机仪式

说不完的“蔚桦哥”（代序）

王　田

我的父亲王蔚桦，是教授也是作家，他著述甚丰，处世低调，为人谦和，我脸皮厚，就叫他“蔚桦哥”，他也不责怪，于是这个称呼就延续至今。

蔚桦哥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其祖父王延直是清末民初的大儒，曾留学日本，专攻伦理学和相关学科（伦理学又称逻辑学），回国后，在国内教授伦理学，并于一九〇一年出版了经十九次修订用白话写成的《普通伦理学》，是为该学科的开山之作，新近出版的《中国逻辑学史》，用五个篇幅介绍了他的学术成就，并将其与王国维、严复等相提并论。王老先生还是著名的书法家，他和他的入室弟子陈恒安、冯楠都是黔省公认的书法大家。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十三岁的蔚桦哥，只读了一个多月初中就报名参军，被分配到四十师文工队当了一名队员，白天跟着唱歌，晚上大哥哥大姐姐们演戏，他就在后台看管衣服和手枪。一天晚上，前台正在演话剧，后台一声枪响，一个未上场的演员应声倒在血泊里，大幕落下，大家近前一看，原来是蔚桦哥玩枪走火伤了人，伤员迅速送往医院，蔚桦哥完全吓呆了，由于要继续演出，当即决定，由蔚桦哥所在小组的王显将他带回去禁闭起来。

当时部队都是借住民房，没有禁闭室，王显只得将他禁闭在老百姓的茶叶仓库里，第二天，队里要到外地演出，王显留下几个馒头一壶水就走了，两天后回来，打开茶叶仓库，臭气熏天，由于没有放风，蔚桦哥就在茶叶上撒尿，房主人损失严重，就到上级告状，领导激怒了，说小家伙旧账还没还清，又欠新账，决定把他送到最艰苦的连队去夹磨，就这样，不满十四岁的蔚桦哥被送到滇西蒙化大山中，一个正在执行剿匪任务的侦察连当兵。

侦察连长毛龙至，是战斗英雄，他派专人开小灶培训这个新兵，从稍息立正到射击投弹，再到刺杀格斗，一项也不许少。平时帮炊事班杀猪，雨夜去五里外站岗，总之，凡是又苦又累的事都有蔚桦哥一份。他知道自己是带着处分下连队的，所以再苦再累也不敢吭一声。在一次追击残匪的战斗中，蔚桦哥向残匪盘踞的山洞扔了一枚手榴弹，毛连长知道后很高兴，说：小鬼有了点进步。回到连里，就叫他有空到各班走走，为不会写信的战士写写家信，帮各班排整理一下好人好事材料。

至此，蔚桦哥交了很多朋友，和鬼子拼过刺刀的六班长，一听到枪响就拼命冲锋的二排长，会唱京戏从国民党军队解放过来的老山东，在一次战役中抓了五个俘虏，缴了一挺机枪回队还被关了禁闭的葛喜儿，这些性格性格鲜明的人物，全都进入了蔚桦哥的日记本，成为以后创作的生动素材。最让蔚桦哥难忘的是为“西南军区剿匪英雄田金锁”整理立功材料。这田金锁是个老兵，在连里他平时二话连篇，自由散漫，大错不犯，小错不断，到了紧要关头却很有主见，对于当时滇西许多地区早已完成土改前的清匪反霸工作，只有大理漾濞县剩下三个巨匪，未能伏法，匪首字德温和他的两个儿子，带着三支自动步枪，在附近几县流窜，该匪枪法极好，有若干区乡干部和民兵死在他们的枪下，大理军分区组建几个小分队去剿灭这三名悍匪。田金锁就是这些小分队中的队员，一个雷雨将至的夜晚，田金锁到村外一块刚收过玉米的空地出恭，闪电下，见到三个人影急匆匆地钻进地头一个看庄稼的窝棚，金锁悄悄爬近听了一下来人的对话，断定这是字德温父子来窝棚避雨，他迅速回到驻地，操了一把冲锋枪，又蹑手蹑脚回到窝棚背后就是一梭子，等驻地的战士朝枪声包围过来，才发现三个悍匪已经倒在田金锁的枪下。

这是一个令人惊喜的胜利，连长令蔚桦哥迅速整理立功材料，材料到了军里；军报作了一些改动，用较大篇幅发表了，还署上蔚桦哥的名，不久《中国青年报》转载，于是蔚桦哥跟剿匪英雄田金锁一道出了小名，以后连里和友邻部队，有了材料都给他提供，这样他发表的稿子越来越多，部队领导渐渐注意到这个有着曲折经历的小鬼，后来成为中国作协常务副主席的冯牧当时是云南军区文化部长，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在五十年代认识王蔚桦时，他大约只有十四岁，刚以一个初中学生的身份参加了人民解放军，不久后，他被调到滇西南边防部队去当一名名副其实的边防战士，每天要背着冲锋枪巡逻值勤，忙得无暇执笔，我读过他在那段时期写的极有文采的诗和散文，并让人把他的散文收集起来编成一个集子出版。"冯牧部长叫的人就是公刘，试想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一个边防战士能在国家出版社正式出版散文集，这是多大的鼓励呀，在冯牧的安排下，蔚桦哥当上了摄影记者，生活接触面宽了，写作的时间多了发表的作品也多了，又接着出版了诗集《寄自边哨的歌》和散文集《边防军的荣誉》，以及长诗《千里草原太阳红》。一九五七年，他考进了云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他当了几年中学教员，"文革"十年他历尽坎坷，到"文革"结束，他才带着满身伤痕回到了家乡贵阳，此时，他的父母均在"文革"当中被迫害死亡，他参加了《贵阳晚报》的创办，又安了家，这才又开始他人生的第二个春天。

这一时期他在云南军旅生涯时的恩师冯牧，被选为中国作协常务副主席，而公刘、白桦、彭荆风等接受过冯牧帮扶的军旅作家们，都张开了双翅奋力飞翔，而蔚桦哥这个小兄弟，也在春风和畅的环境里，尽力飞翔，他先后完成了十八部电视连续剧和广播连续剧的创作，出版了十七本书籍，获得了两次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和十多个省部级金奖，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六千多行的歌颂老政委的政治抒情诗《邓小平之歌》，这部长诗全国有二百多家电台播放了配乐诗朗诵，蔚桦哥也获得贵州改革开放三十年十大诗人的榜首，有关部门先后在人民大会堂的云南厅、重庆厅、湖北厅以及历史博物馆为此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和作品讨论会，就在历史博物馆召开《邓小平之歌》第三版讨论会时，还出现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趣闻。蔚桦哥少年时的战友王显，此时已是国家话剧院的著名演员和朗诵大家，那天开会前他和中央电视台的虹云朗诵《邓小平之歌》第三

版的序曲，获得满堂彩，接着研讨会开始他第一个发言："我认识王蔚桦比你们都早，他当兵的第一天是我接待的，他玩枪走火坐禁闭是我送去的，部队小兵最顽劣的要数张嘎了，张嘎只是堵了老乡的烟囱，可王蔚桦因为禁闭时忘了放风，他就在老乡的茶叶仓库里撒尿，那不是普通茶叶，是著名的下关沱茶，和普洱茶是一个等级，恶劣到找不到恰当的词汇来形容。"王显满脸怒容停了下来。

在场的贵宾都吓了一跳，很多人都认为王蔚桦的这个老战友，该不会是来"砸场子"的吧，谁知道沉默片刻，王显话锋一转："当我看到我这个顽劣异常的小战友，已经成长为一个优秀的诗人，这样多的首长和专家都来祝贺，我深深感到，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军队具有无穷的感化能力，能将废铁转化为纯钢，我为我的老战友感到幸运。"王显哽咽起来，走上前和蔚桦哥紧紧拥抱，泪如泉涌，这时，有着同等军旅生涯的诗人雷抒雁也出来和蔚桦哥拥抱，三个老兵在这个庄严的会场相拥着哭成了一团。

蔚桦哥处世既独善其身，也兼济他人，举几个例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蔚桦哥还在编晚报副刊，省地矿局宣传部长李绍珊找上门来，希望帮助地质队员发表点作品，蔚桦哥认为晚报庙小，难以施展手脚，最好是自己办刊物，可以兼收并蓄，李部长也早有此意，两人都是军人出身，一拍即合，当即决定，刊物名叫《杜鹃花》，由蔚桦哥出面从历代碑帖中找出"杜鹃花"三字，并为创刊号写了发刊词《献给<杜鹃花>的杜鹃花》，蔚桦哥接连写了几篇地质队员生活的特写，省内名家也纷纷赐稿，《杜鹃花》在李绍珊主持下办得异常红火，一万多地质队员被调动起来了，涌现出一批有才华的作者，蔚桦哥便以贵州现当代文学学会会长的名头，召开"贵州地质文学现象"的研讨会，并把讨论成果结集出版。

当欧阳黔森还是地质队员和《杜鹃花》的普通作者时，蔚桦哥就看出了他作品的含金量，在省报评论他的作品时，选题竟然叫做《贵州文学的希望》。后来欧阳黔森凭借强劲的实力，被选为贵州省作协主席，而蔚桦哥提议的贵州地质文学现象也成了文学创作高产地的催化剂，纵观这些年来，贵州长篇小说获奖或产生重大影响作品的数量，有一半以上，均为地质队员出身的作家创作，"贵州地质文学现象"成了省内外文学评论家品评贵州文学的一个观测点。

蔚桦哥担任贵州中国现当代文学会会长期间，为若干老作者和新作者召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了作品讨论会，即使两三年前去世的作家顾汶光和艾筑生等人，也邀请他们的亲友到场，召开他们的遗作研讨会和追思会，并撰写了深情的悼念文章，做到有情有义。

黔西南的散文创作以质高量多著称，州文联想编一本散文选，请蔚桦哥主持其事，他从近百万字的原稿中选出一百二十篇作品，并对六十余位作者进行了个性化点评，工作量极大。他还写了长篇序言《黔西南散文的梯级群落》。作品出版后，他收到一本装帧大方的《黔西南散文选》，但也有出了力气连样书也得不到的时候。

一个叫黄晓延的作家英年早逝，他的大学同学们要将他未付印的作品出版，但没有钱，有人提出找王蔚桦先生想办法，于是黄晓延同学会的一位代表找到蔚桦哥，蔚桦哥虽然并不认识黄晓延，但对他的情况还是知道一些的，于是通过有关渠道为他的作品要到了两万元经费，谁知过不久那位同学会的代表又来了，说黄晓延的作品比较多，要出上下集，钱不够，希望帮他们再找两万元。蔚桦哥只好带上这位代表厚着脸皮去找一家文化单位的领导，要了这笔钱，使得黄晓延作品的上下集能够出版，书出了，事完了，可人家连样书也没送蔚桦哥一本。

二〇〇八年冬，一场罕见的凝冻把贵州的公路铁路全线封冻了，连中央领导也亲临前线指挥抗灾，这场抗击凝冻的战斗十分感人，贵阳市委决定用五天时间，出版一本书，报道全市抗击凝冻的英模人物的英雄事迹，几十万字的手稿，按期完成，发稿前夜，发现缺少一篇有分量的序言，深夜十二点市文联打来电话，请蔚桦哥赶一篇出来，当时蔚桦哥正生病发高烧，所以没答应，一点钟电话又响了，是市委宣传部陈副部长来的，他说现在火烧眉毛，务请救火，明晨七点前请将稿子带到省委礼堂由市委书记审察后就付印。蔚桦哥不能推辞了，他披衣起床，抱病挥笔，凌晨七点将稿子送到省委礼堂，稿子过关后，他回到家大病了一场。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的一个中午，蔚桦哥接到新当选的作协副主席欧阳黔森的电话，说有事相求，请到大门外上车。蔚桦哥走出大门，见车上坐着《当代》杂志副主编汪兆骞，还有一位穿旧军装的中年人，黔森说“汪老师不用介绍，你们

是熟人，这位叫朱仕明，老山前线下来的英雄，他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淬火》，省作协决定明天上午在玉屏给他开作品研讨会，请您作重点发言，其余的路上再谈，还要赶到玉屏，开车！”

这哪里是求助，简直是变相绑架嘛！但看到欧阳黔森那样急切而又热肝热肠地帮助作者，蔚桦哥也只好由他去绑架了。冬日的傍晚，毛风细雨，从贵阳到玉屏三百多公里山区公路，到了玉屏，吃完晚饭入住下来，已近半夜，但那二十七万字的长篇小说《淬火》，蔚桦哥还没看，为了明天言之有据，他只得熬一个通宵读完这本书，天亮后，书读完了，又写了发言提纲，便吃早餐了，早餐后，研讨会便开始了，欧阳黔森和主持人作了会前宣讲后，蔚桦哥第一个发言，由于作了一夜的准备和平时的积累，他的讲话得到了作者和来宾的欢迎。欧阳黔森说：“姜，还是老的辣！”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蔚桦哥调到高校教书，他不放弃业余创作，对学生更是关怀备至，有几个品学兼优的贫困生，伙食困难，他就把他们领到学校旁边一个小饭馆，给老板打招呼，这些学生每周可来吃三餐蛋炒饭，吃完签个名就走，月底由他来结账。蔚桦哥还用他的稿费建立了一个学生文学征文写作奖励基金会，每年评选一批获奖的学生。

诗人王黔写了一篇文章赞扬蔚桦哥，说他具有仁者风范，古道热肠，在文坛扶老携幼助人为乐。我有切身体会，先说两个“扶老”的例子，有个退了休的公务员叫何伊经，他爱好儿童文学，有一次几位文化界的朋友在郊外聚会，何伊经也去了，他带着新创作的一部童话《乒乓小勇士》去参加，想请《贵阳晚报》总编和《花溪》杂志总编连载，两位总编都没接手，因为这种科幻儿童作品任何报刊都无法连载甚至选载，蔚桦哥觉得一个老同志创作一部长篇童话，很不容易，便接过来翻了翻，沉思良久，便说你若在丰富一些情节，我给你找找出路。之后，蔚桦哥以“贵州建省以来第一部长篇童话”的名义，申请到一笔出版经费，《乒乓小勇士》出版后，蔚桦哥又陪何伊经到几所小学去宣讲推销，使童话在小学生中有了一些影响。

有位杂文作者叫刘孑雄，是蔚桦哥编晚报副刊时的文友，他曾经参加抗美援朝，文笔很好，尤以杂文为最，蔚桦哥看过他的杂文已有六七十篇，就问他

何不出个杂文集子。刘孑雄说“我是个退休的中学教员，哪能想到出书的事！”蔚桦哥叫他把作品收集好，愿意帮他去办理剩下的事。刘子雄将他的杂文集取名为《清道夫的自白》，蔚桦哥看完全部作品写了一篇序叫《杂文的春天和春天的杂文》，然后找到机会向市领导为这位老志愿军要了一笔出版经费。《清道夫的自白》印得很漂亮，四百页精装本，可惜书出不久，刘孑雄就病倒了，他在病榻上拉着蔚桦哥的手说：“有了这本《清道夫的自白》，我死也瞑目了”，不久，刘孑雄真的病逝了，蔚桦哥送了他最后一程，他在追悼会上说：孑雄扛过枪，过过江，他在军号声中度过了青年时代，他的文章最懂得爱和恨，他的杂文是我们贵州文坛的一笔财富。

老作家徐柏林写了五部长篇小说，每一部都要请蔚桦哥校订，并为他的两部作品写序，至于“携幼”的事情就不胜枚举了。

一位中文专业大学生叫黄忠江，写了一部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请王老师指导，蔚桦哥花了一周时间把这本潦草散乱的稿子看完并作了部分修改，给他写了一封信，指出作品的得失，校报刊登了这封信，蔚桦哥认为黄忠江有才气，帮他在《花溪》杂志上发了小说，带他参加了一些文艺界的活动，他毕业后在电视台找到了工作。

有一次，校报编辑胡琴拿一扎诗稿请蔚桦哥看看，这是美术系一个叫郭渊的学生写的，蔚桦哥才读几首就有些惊异，这是已经很难见到的清新雅致型的作品，这类作品在浮躁的诗坛已不多见，就叫胡琴把郭渊的所有作品搜来，并约郭渊本人前来会面，郭渊的诗有一百多首，蔚桦哥决定帮他出一本诗集，他从校团委和市文联给郭渊要了点钱，并为这本诗集写了序，于是郭渊做梦都想不到的诗集出版了，他从此跨入贵阳青年诗人的行列。

郭渊毕业后找不到工作，蔚桦哥先介绍他到一个朋友那里打工，接着又介绍他到《贵州交通报》当记者，这些地方不能解决编制问题，又介绍他到乌当区委下属的《新天报》，这里给了郭渊正规编制，他安下心来，写了许多诗和散文，结了婚进了鲁迅文学院，成为贵阳地区小有名气的诗歌散文作者。

这种柔性的帮扶固然可取，但刚性的挑战，才更显本色。

青年作家冯飞写过许多报告文学，他想写一部反映清代咸丰年间贵州苗族

起义的小说,请蔚桦哥出点主意,两人先研究了一个八万字的提纲,以后又扩张到十二万字,冯飞先写了一个二十万字的初稿,以后又改成三十万字,最后加成了三十八万字,蔚桦哥看好这一稿,这件事不知怎么被有关方面知道了,于是分别打电话给省出版社和贵阳市委宣传部以及乌当区委宣传部,不许支持和出版冯飞的这部书,并劝蔚桦哥保持晚节,爱惜羽毛,不要支持错误作品,蔚桦哥问是什么错误,对方说他写青岩教案,宗教问题无小事。

再度读拿起打印稿审读,蔚桦哥最后确定此书没有问题,便写了一篇序《斑斑血泪祭山河》鼓励冯飞把稿子寄到四川去,四川人民出版社,认为是部好书,很快就出版了这部小说《大清血地》,贵阳有关方面知情后,就下令所有的书店禁售此书,连乌当区委宣传部长李凤兰书架上有一本《大清血地》也被人没收了,蔚桦哥激怒了,那些人办事不发通报也不下文件,只打电话,你想投诉连个凭据都找不到,他决定请次客,来宾有省政协主席、著名作家龙志毅,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伍席源,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周宗良,《贵州日报》老主编刘学洙,副主编刘庆鹰,省文联副主席何光渝,省社科联历史研究所长熊宗仁,冯飞作为当事人列席,蔚桦哥坦言了聚会的主题,并把冯飞带来的样书中有关宗教描写的章节折叠后请大家浏览。

在座的两位省级干部和五位厅级干部都是文章高手,而且都是本省意识领域的把关人物,他们边看边讨论,最后得出对冯飞有利的结论:《大清血地》不该查禁。

第三天,《贵州政协报》发表了该书的序言《斑斑血泪祭山河》。京沪两地的信息灵,三家小报迅速发了这本书的序,就连遥远的《新疆经济报》也用显著版面刊发了这本书的序言,更好玩的是,过不久,北京最具权威的大型刊物《十月》,竟然用将近一半的篇幅选载了《大清血地》的主要章节,贵阳方面为这部作品评了"金筑文艺奖",力主封杀《大清血地》的工作人员调离了岗位,而饱受磨难的冯飞被选为乌当区作协主席。

蔚桦哥的书架前,放着一张冯牧临终前几天在病榻前与他的合影,他在日记上说冯牧一生只在中年时代有一次极短暂的痛苦婚姻,他无子无女,几乎没有家庭生活,他把一生都献给了工作,献给文学,献给了他的弟子们,要想学他,

实在很不容易。

蔚桦哥曾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和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当过客座教授，在瑞典他认识了在一个系教书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委汉学家马悦然教授，他曾担任瑞典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与冯牧交好，因此蔚桦哥和马悦然除了谈中国文学外就是谈冯牧了，他对冯牧的人品和文品评价都非常高，给蔚桦哥留下在他乡遇故知的感觉。

如今，蔚桦哥已经老了，而且患有多种疾病，视力下降到左眼0.1，右眼0.2，我和妈妈都劝他少看书少写字，等病情恢复后再说，昨天回家，又见他在书房里为他的好友莫洪军的自传散文《拉开大幕》写序，拿着放大镜，鼻子贴着纸，手颤抖着，形象实在不佳，想起生病前风度翩翩的蔚桦哥，我心痛至极，又无话可说，蔚桦哥见我没有埋怨他，便对我说，莫洪军，王家洋，谢昌达，冯飞和郭渊他们来看我了，他们劝我安心养病争取早日康复，那些“扶老携幼”的事，他们也可以学着去做一些了，蔚桦哥说完便咳嗽起来，同时脸上掠过一抹深沉的笑容。

哎！真是说不完的蔚桦哥。

目录

说不完的“蔚桦哥”(代序)/ 王田

001 / 诺贝尔墓前的沉思

007 / 小号王国的魔术师

017 / 乌当大风歌

030 / 又见梁上泉

034 / 从灰姑娘到歌剧皇后——詹曼华人生通道中的“？”和“！”

056 / 几位贵州人与华东师大的建校渊源

060 / 匆匆半世纪　殷殷战友情——记著名诗人古笛

064 / 生活的烈火万岁——老干部向俊华的侧影素描

073 / 情系苗山黔水

078 / 茅台酒乡的非常新闻——王开荣案的幕后

101 / 藏龙卧虎——访贵州省地矿局区调大队

111 / 刘郎生性爱弄潮——书法家刘宝静印象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